

朱興華：不忠於感覺只會吃虧

精神病院的沉重

我七十年代中開始學習及認真創作，從未間斷。也有明顯的階段，都是由生活與工作的改變而令畫作有所分別。

例如第一個階段是七十年代中至 91 年，起初數年是在學習，但整體來說畫的都是精神病院——裡面的環境、人及感覺。正因為工作給我的情緒那麼沉重，畫出來的東西，有時也會給這種感覺沾染到。

這也算悲觀；我是個旁觀者。他們(指精神病人)在外面和心態上都是我的描寫對象，我的作品是一個 statement，有我的感覺，加上我的了解和心態。我不是梵高那種把自己的東西都掏出來的人。

吸引我和生活都是情緒比較沉重的東西，所以色彩方面都比灰黑，藍調子多點，但看上去又不是恐怖或悲哀的，我看精神病也不是悲哀或驚慌，只不過告訴別人在世界上有精神病這種事情。一個作者，加上一個演員，就成了我的作品。這是我創作的第一階段。

由鄉郊到旅遊

91 年正式退休，繪畫思想、內容都出現了改變，偶而也會想起從前的題材，但是已開始以生活性的、社會性的題材為主。大抵年紀也有關係，現在每日畫一些，例如現在每天也有人跳樓，很震撼的，富於感覺的都比較能夠吸引我。

退休初期畫得比較多的是新界由鄉村變成半城市化當中人的生活。高樓大廈逐漸築起，但舊有的生活方式還在繼續，尤其我生活的元朗一帶，正是那改變了卻還未變得截然不同這一點吸引我。畫了七、八年。我在這裡（編按：指元朗）住了二十年有多了。

近兩年我有時會出外旅行；鄉村生活的感覺有時也會有點膩，需要一些新的感覺提供新的內容。新界生活題材也像有點夠了，於是我便前往大陸如桂林，也去歐洲。旅行主要目的是為了畫畫，出發前做許多搜集資料的工作，旅途上我會畫許多速寫，回來擴充成作品。這三年左右我都在畫旅行的東西。

二十年來畫醫院，人的情緒比較強，也是如實地畫，我不能自己加上風景，那是當時不存在的。現在人走出來了，雖然仍在畫環境，不過已是選擇能夠撩起我感覺的人與物下筆。就算是畫景物，我始終都是用人去扣連，沒有事情可以離開人的。

戲劇元素

（在第二階段中，）我用的顏色沒那麼灰沉，鮮明了。有時也會用比對較強或較鮮的顏色，連粉紅粉綠都用，這在以前畫精神病院是用不著的。不是要刻意脫離以前，而是覺得這樣才好玩，有真實地用了這些顏色的感覺。是感覺的驅使——感覺叫我這樣，我便這樣囉。我用顏色，自己都不知道原因啊。

我覺得我的畫有一點舞台戲劇的元素，顏色、動作、身體語言都出現了改變，不是完全寫實，而是顯得舞台化，可能這是因為我喜歡戲劇吧！

我從來都不決定自己的風格.....其實都是寫實的，不過又不是那種寫實主義.....我想是比較個人化，用自己的方式處理。

吸收內容是創作上最重要的，我還是以周圍逛為主，看電視也是，交朋友也是，藉此交換生活的感覺。

邁進第三階段

我現在希望開始第三個階段.....可能是個人思想比較重的。作品大抵仍是對外界的反應，但反應之餘個人思想會比較重。裡面的感覺，也可能會比較抽象。不知為何我現在感覺到的，好像是要用抽象的方式，才能充份地表達出來，最終會怎樣發展我不敢說，總之覺得有一種需要，是內心的情感推動。

不過我從來謹慎，沒有把握的我暫時都不會發表。是很自我但仍是對一般事情，例如看見好多人自殺，你會有反應。也會有一向儲在內心的東西混雜其中。十年前講同一件事跟現在都會有不同。也許要心理學專家才能分析出我心態有甚麼改變，但我相信感覺，不要問為甚麼，總是有原因的。雖然不知道原因，但我不能和感覺對著幹，跟感覺對著幹只會是自己吃虧。

訪問日期：21.5.2001

訪問地點：朱興華元朗錦繡花園家中

採訪、整理：梁寶山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-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-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年7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